



画外山村 李海波 摄

棉花白

凌泽泉

棉地里，那一朵朵雪白的棉花，莫不是秋空中折翼的云挂向了棉树的枝头，看去，满目都是温柔。

谷雨前后，在我的老家，缺水的旱地，乡人们喜欢拿来种棉花。翻地整平，打上一个个墒，取来上年留存的棉籽，从灶洞里取些草木灰来，拌在棉籽里，然后用双手使劲揉搓。乡人解释说，只有把棉籽的眼睛揉瞎，才能开出白云一样洁白的棉花，就像采来的马齿苋要用草木灰揉瞎它的眼才能在太阳下晒干一样。

将满眼漆黑的棉籽种到墒里，再盖上灰粪，一场春雨后，地里便钻出了一坨坨嫩绿的对称叶片。棉苗一出土，就露出细高身材，仿佛是照着毛竹的架势向上生长。地里的茅草、蒿子和拉拉藤们嫉妒了，茅草和蒿子霸道地扎在棉秧的身旁，和它争抢地里的水分，拉拉藤伸出无数只小手，揪住棉秧四下扩张的手臂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一刻也不撒手。像是要和棉秧比赛似的，野草的个头甚至蹿得比棉秧还高。

忽一日，扛着大锹路过棉地的乡人，瞥见地里到处都是扭打的场面，怒火不由得从心头窜起。返回家中，扛来锄头，一头扎进棉地，用锃亮的锄头绊倒茅草和蒿子的脚，又用锄把打折了藤条的筋骨，火辣辣的太阳也来帮忙，一边抽干倒伏在地上的野草身上的水分，一边顺便从乡人的身上挤出能淌成小溪的汗水。“汗滴禾下土”，或许就是唐代诗人李绅路过棉地目睹农人荷锄除草的真实写照吧？

感谢锄头的帮忙，棉秧的手臂舒展了，喘气也均匀了。一天，棉树忽然听到根部的泥土在酷热的阳光下皲裂的声响，接着它的嗓子眼开始发干，身上的叶片也被滚滚热浪烫得打起了卷。头顶是白花花的太阳，脚下是干裂的土地，连呼吸的空气也是滚烫的，露天站着的棉树耷拉着脑袋，和站在地上的农人一样，满脸都是愁容。

阳光爬到山那边去了，从山谷里窜出来的风，轻手轻脚地掠过棉树的梢头，被天上溜出来的星星看见了，于是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星星

便打发点点露珠前来安慰热得晕头转向的棉树，露珠落到棉枝上，捋平了卷边的叶片，又在干燥的棉树身上撒下了一滴滴甘露。

翌日清晨，棉树又精神抖擞地站在地里，绿叶的眉眼也格外的清亮。

在乡人的眼中，云就是雨的种子，午后，天上长出了棉絮一般的云朵，云朵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多，很快就堆满了半边天。风跑过来，举起无形的鞭子，把云彩赶得比马跑得还快。乡人抬起头，巴不得揪下一片片云朵，可怎么也抓不住野马似飞奔着的云的缰绳。他们恨不得有一张天网，网住这打头顶奔跑过去的云朵，然后逼它们走下凡尘，变成一场及时雨。

突然，风跌进山谷再也爬不起身，乡人抬头向天看，惊见天空黑着脸，本来白净的云朵，脸色也越来越暗。乡人低下头，又打量了一下田野，发现棉地黑着脸，庄稼黑着脸，大地也黑着脸，仿佛天和地闹翻了，一场打斗在所难免。

一道闪电晃花了天地的眼，一声炸雷从撕开的云朵中一头栽下，“哗啦啦”的大雨从天而降，棉树张开了大嘴，土地张开了大嘴，躲在屋檐下的乡人冲入雨中，仰起头也张开了大嘴。久旱后的这场甘霖，把丰收的希望结结实实地揣进了人们的腰包。仿佛一夜间，知恩图报的棉树枝头，便挂起了一个个青色的棉桃。七夕之夜，乡人们还会打发孩子们钻进棉地，说用棉桃揉过的眼会更加水灵。

棉桃攥紧的小拳头是什么时候舒展开的，谁也没在意。忽然的一天，远远的，就见远处的棉田里，像是落了满地的云，走近一看，那是棉桃在吐絮呢，乳白中闪着荧光。

摘棉之前，大姑娘小媳妇先要净手，再换一身花裙，三五人一排，走进棉花地，五指轻扣，数朵白云便落入筐中。这里是在拾棉花，分明就是在采摘天空中飘浮的白云。

新摘的棉花，轧出籽后，再经弹棉匠的巧手，便成了一床床新絮，温暖着寒冷的日子。在乡人的眼里，白白的棉花就是天上的云，就是大地借助棉树挤出来的洁白乳汁。

走在秋原上

鲍安顺

走出青石板铺砌的古巷，江南古镇的旧瓦古墙，在秋雨中，或者秋阳下，与我纠缠的目光渐行渐远。

身边是秋原，江南秋天的原野。那下了一晚上的秋雨，洗丢了江南倾城倾色的美艳，也洗尽了江南原野的灵秀。有人说，这秋原是绝俗的，虽有小桥流水，可是那种柔顺恬静的性情，不再是素衣罗裙，那举手投足时的眉目含笑，没有了娉婷玉立的感觉，也没有了清丽脱俗的气韵。

更准确说，江南原野，就是长江冲积平原，是亿万年长江绵延浩泽的流水冲击生成的肥沃土地。那些蕴含着江水灵性与充沛营养的泥土，在未被利用开发之前，也叫滩涂地。如今，那些无人住居的江心洲，还长江护堤外一望无际、细均如灰沙一般的滩涂地，成了风景，也成了待开垦或正在开垦的丰富资源。

也有被人类利用的原野。那是村庄，是农田，是小桥流水的平静家园。早年，那村庄里的茅屋，如今已经盖起了端庄秀丽的现代新居，当地人称它为“洋房”。池塘清幽，辽阔无垠的大片菜畦，是秋原上最普遍种植的庄稼。早些年却不同，我来秋原，最喜欢看那已采摘完或者尚未采摘的棉花地，那棉花朵朵绽放，枝叶间，像手挽着手，晃动着头的棉花蕾，仿佛在沙沙歌唱，一派生机盎然的生命之舞，呈现出喜悦的灿烂景象。

秋原上，偶尔有一只野兔从草丛里一跃而出，箭一般飞奔而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只喜鹊，从一根树枝上的巢穴里飞了出去，喳喳叫着，像是吃饱之后的矫揉造作，那飞翔着的身影，有点儿得意洋洋。麻雀也跟着热闹起来，那些野鸟、野鸡、野鸽和野鸭，在玉米地，在棉田，更多的是在芦苇荡和杨树林里，星星点点，绵绵不绝地东奔西跑。

那秋原，以前是原生态的荒芜，阡陌小道，沟沟坎坎，溪流纵横，湖泊与芦苇阻隔着村庄与村

庄，家园与家园，城镇与乡村。听老人们说，抗战时期，那里是新四军游击队驰骋的广阔战场，有芦荡烽火，有湖畔硝烟，有土炮击沉鬼子快艇的杀声震天……更有趣的是，鬼子龟缩在城镇，而在五里以外村庄里，新四军正在热火朝天地开着庆功会。如今，那短短的五里地，开车几分钟车就可以抵达。而那时，两个阵营如同相隔天涯，一方欢欣鼓舞，而另一方则心惊肉跳的不敢轻举妄动。

秋原的村庄里有梧桐树，还有它纷纷的落叶。有七彩的晚霞里，有吹来的凉风，有缕缕的炊烟，有我轻轻哼出的一支轻快小调，还有回家牧童们在天空飞过的雁群下欢呼雀跃……秋原上的野草畏缩了，万物还未一片萧瑟，刚刚显出的苍凉，让沉重的天气变凉了。那是秋风扫落叶的时光，是我心灵最后的祈祷，在忙碌的身影与收获的笑脸绽放之时，我可以轻轻地说：“天凉好个秋！”

唐代贾岛在《原上秋居》写到了洛阳城外的秋原。那关西落木，秋霖夜色，众鸟飞翔，仍然有“倚仗聊闲望，田家未剪禾。”那秋原，隐约是大地上的一个原点，那么饱满、谦卑、良善，而且优雅。如同柴米油盐一样的反光回味，仿佛瓷器与铜器反复擦亮的记忆，发出了流水一样的声音，亲切而亲近。

小时候，经常唱一首歌叫《赤脚走在田埂上》。那江南的田埂，就是田野最诗意的特征。有了人烟，有了劳动场景，还有飞鸟与笛声，歌唱与欢乐。我看着爷爷抽着旱烟，弯腰驼背的样子清晰依旧。那些婆姨们，嘻嘻哈哈，一边劳动一欢畅地调笑。还有爱父，他赤脚走在田野上，虔诚跪拜，收获种下的萝卜、红薯和土豆。秋原上的泥土，沙沙的，像石磨把村庄打得灵光四射。

李白说过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；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其实，赤脚走在秋原上，那就是时光，就是过客们匆匆如浮梦的幸福时光。



远方的树 李昊天 摄